

在场

绿堤复行行

王福利

初夏的柳杨，一遍遍在河床里蘸足了沉墨，一笔勾染，又一笔轻抹，深深浅浅的绿色，就闪着水亮、百里千里地铺展开去。

南运河只是它的名字之一，就如眼前这幅继续铺展、还在继续再创作的作品，在堤边一棵树、河边一个人的笔下与心里，有着不同的题目与表达。

无形的绵绵水波与眼前的断续细流，保持着原有的流向，陪伴着的曲曲弯弯小路，亦紧随着流水的轨迹。河与路，或有短暂的分离，车上的人，或有短暂的方向迷失，但只要还是沿着这条南北主线游走，无论是向东或向西的稍稍偏离，最后还是能回到原路。

穿过了一处村庄又一座城市，向前寻找着某一个节点，然后像某一年的船上某个人，沿着这段让行人感觉特别舒服的运河，顺流而下。

那群隐藏在河床弯道的扁嘴鲢和那尾赤鲤，是与那抹浅水一起被遗落在乡间的风物。欢声里捕鱼的村人，口音介于吴桥与景县之间，一河相隔，此岸的人，不知对岸村庄的名字；谢家坝与华家口旁土

坝，两座同样被遗落的堤坝，在几十里的一脉相邻中对望，分属于沧州与衡水。

地图上的这段水纹轨迹，比现实中看起来转弯更急，有好几处甚至已超过了直角。以身后的铜墙铁壁为倚靠，迎着水流的方向南望，那个急弯现在看起来却如此柔缓，很难将一只桀骜难驯的猛兽屡屡冲溃堤坝的行迹相联系。用手指尽最大力量也划不出痕迹的谢家坝，可还是留下了一只水兽曾经锋利的爪印，从南到北200多米，每一层的夯土边缘，分明都是直直延伸的利爪划过；不止于此，驯服于此的急流，在河床中心还是留下了半月形的踏痕，经年不干的一汪绿影，便成为它存在的标记。

细细长长的夏草，柔顺兽般从坝底向河心覆展，一阵难得的凉风吹过来，欣欣向荣的绿色就沿着风的方向齐齐俯了身下去，似风吹过了一波又一波远去的水纹。身在坝前、融于水波的人，仰望不过两人高的坝顶，同样探出头俯寻的小榆树，看起来竟如此高秀壮美，如松如柏，又如高天流云般不太真实。

100年的时间经过浸泡或冲洗之

后，不变的还是没变——水锈的沉绿与风雨的灰黑，杂糅成薄薄的保护层，依旧在尽最大可能保护好灰土与糯米浆的本来面貌；还有密密如地上丛林的鲜柏木桩，看不见，却一直在，与上面笔直站立的坝体、与堤后临街老屋一起都在。变化着的，却也似是时光的轮转往复——运河边的亭亭玉米又撤出了新苞，翘首等待着船来车往的沉甸甸载运；坐在树下的老人，在“家兴财源旺”的院门前说着小时候的运河往事；成为世界遗产的这个大运河节点，又恢复了它曾经的繁忙与承载。

它一定是对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，只是和那尊铁甲凛凛的镇海吼表达的方式不同。走几步，回回头，时时在原地打个圈，绿汪汪的眼睛总也看不够这座城市新的模样，像爱抚的眼神总也离不开前辈人的每一个细微举止。

跟随着清亮亮的河水绕行在城市的街道、又往返于城市的边角处，城市新建的高楼，在绿波涌动中愈显高耸。运河水滋润着的城边蔬果，闪动着诱人的光彩，让人忍不住总想在其间任何一处拐角停下来。是蔬菜树

木太过茂盛，将身下的细细流水藏在了了一畦畦瓜果之间，将一段舟船繁忙的河道，变成了城市一隅桃源的阡陌水沟。

果树在对岸伸长了枝丫，依稀听得出是一位诗人站在船头吟咏着关于沧州的一首诗。还能听得出，是向大船上搬运着沧州红枣的人们，高声笑谈着沧州的特产；还能听得出，在繁忙又有力的脚步声 中，传出的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洪亮嗓门。清凉夏雨及时地洒落在水纹波动间，那些声音与影像，就被洗刷得愈加清晰起来。

这样的回忆复现，沿着城外的堤顶路曲曲弯弯地轻驶行进，随意翻出史料典籍中的一个字眼、一句话、一个地名或人名，都能在眼前的缓缓流水里被无限拉长，沉浸在时光深处的任何一处角落，可以就此度过一人一船一城的生命时光。密密的白杨树，适时地遮住了天外的光阴，树林间的几处楼宇新房，也都成为随时可以安然隐居的河畔乐园。

一路向北，沿着宽宽窄窄的河水，循着古船的航向。许是车速太快，抑或岸边的故事太多，还没细细打量窗外的一抹优美弧线，就被一排新栽的新树杂花占据了视线。哪怕就是堤内多出的一段缓坡，也因它曾有着纤道的功能，而衍生出纤夫们喊着震天号子、重载大船在河心缓行的流影轶事，想象放得更远，船头上的人，就一会儿来自三国，一会儿来自清代。

刚刚短暂停驻的乾宁驿，它的

故事更多地来自明朝，但想要找到那条用于连接民间故事与现代村镇的兴济减河，总是像寻找乾宁八景一样有着一定的难度。一条如此之细的水线，经过这段故事如此之多的河道，河床愈显其宽，哪怕今天再有更多的故事，两道长堤组成的宽长轮廓，依然容得下眼前的所有变迁。

继续向北，故事继续，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，又一个故事与一条河有了命运的交叉。南运河与子牙新河，在关于海河的故事里，靠人力的奇迹，在特殊的历史节点里扮演着新的角色——分明依然是主角的浅浅运河水，被两岸茂草簇拥着来到长长渡槽里，原本是绿莹莹的水光，便在这石灰硬床里附带了土黄，直到经过那七个大字的巨型横梁、复流进草树相拥的河道，便又变回了草绿；似是配角的子牙新河，那宽阔的水面、透着墨绿的深邃，反而更像真正意义的河的模样，也更像是愈加驯服的鳞鳞，从山洞般的涵洞里悄无声息地游过，默默向东。

每个节点，每次相遇，表面的主角，与真正的主角，常常在不同的时间里被模糊，让岸边人有着难以分辨的错觉。

仿佛可以一直这么循河走下去，如果以地理的视角循行，也可以轻易地走到起点或终点，但在附加了时间的视角之后，这样的行走，便不是一个人、一代人的生命长度所能到达的。

典故

瞎子院的由来

知微庐主

五六十岁的老沧州还记得原老城北门外（今清池大道与维明路交叉口附近），曾有一座高宅大院，当地人称“瞎子院”。直到上世纪50年代，还有盲人生活在里面。1960年迁往原沧州饮食业老字号天一坊西侧，用作副业作坊，盲人也不再有。其后不久，因故拆掉。

“瞎子院”是俗名，它的本名应叫瞽者院，其来历方志不传，惟见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《槐西杂志》卷一：“育婴堂、养济院是处有之。惟沧州别有一院养瞽者，而不隶于官。瞽者刘君瑞曰：‘昔有选人陈某，过沧州，资斧匮乏，无可告贷，进退无路，将自投于河。有瞽者悯之，倾囊以助其行。选入京，竟得官，荐至州牧。念念不忘瞽者，自赍数百金，将申漂母之报。而遍觅瞽者不可得，并其姓名无知者。乃捐金建是院，以收养瞽者。此瞽者与此选人，均可谓古之人矣。’瑞君又言：‘众瞽者留室一楹，旦夕炷香拜陈公。’余谓陈公之侧，瞽者亦宜设一座。君瑞嗫嚅曰：‘瞽者安可与官坐？’余曰：‘如以其官而视之，则瞽者自不可坐。如以其义而祀之，则瞽者之义与官等，何不可坐耶？’此事在康熙中，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、丙子间，尚能举居是院者为某某。今已三十余年，不知其存废矣。”

瞽者的行仗义、选人的不忘恩，皆令人感动于衷。尤其瞽者，身残情全，急人之所急，至于倾囊，这是许多健全人做不到的。纪晓岚记录下的不仅仅是一名瞽者的个体行为，他背后是整个武乡沧州的侠风豪情！

除了瞽者院，当时沧州城内还有个养济院（类似今天的敬老院），却无育婴堂。那么孤儿弃童谁来管呢？原来在南关还有一座官设的先斯院。“先斯”语出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“老而无妻曰嫠，老而无夫曰寡，老而无子曰独，幼而无父曰孤。此四者，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，文王发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”孤儿已在先斯四者之内，所以没有另建育婴堂。这座先斯院，明崇祯九年（1636）由长芦盐运使韩应龙，建屋置田，以备颠连无告者食宿，归长芦盐运司直属，到上世纪40年代尚存，其后废弃。

汉诗

清风楼

骆驼

见了清风楼，大运河就开始有了雅兴
凭栏之时，隐约的南关，便可成全淡抹浓妆的旖旎
如果还能如江南，泛舟，采莲，而后
哼唱一首采莲曲的话，那么，秋水就少了寂寞

可以设想一下，千百年来
那些尽领风骚的人，如何为大运河挥毫泼墨
那些船歌、号子，那些过往的背影，那些
旧时光，那些泪水汗水，那些不经意的倏忽而过

这里应该还是赏月的好去处。一船向南
就写一船明月下扬州，一船向北，就吟一船明月上通州
当然，还能这样做：择一个盈月之日
在清风楼前，先饮三壶酒，再走五式八极
最后，趁月朗风清，唱一句京白：过沧州喽

如花的笑靥才是最好的风景。今日今时
两岸的树，桥头的人，都可以定性为此时此刻的幸福
其实，最美的定格，在于夕阳一照
河面上便映出清风楼，波光粼粼的倒影

我思

蝴蝶牛

高海涛

读完陈金平主编的《大运河历史文化名镇：连锁》，打开地图，再看连锁，犹如一头奋蹄的牛，呈现眼前。它伸着长长的角，抬起的前蹄，使身体倾斜成一只蝴蝶。大运河清晰地勾勒出它的角、嘴与前腿。同时，蝴蝶演绎着千年蝶变的沧海桑田。这只蝴蝶牛，似乎为《山海经》新添一只神兽。它的名字叫“连窝”，它的叫声和它的名字相同，它是隋朝时，大运河里漂来的一枚巨卵，经过宋、明、清的孵化逐渐繁华成一座名镇。

《连锁》一书，以历史、经济、战事、风物、人物、文化、教育、诗韵等篇章，多角度地展现连锁是某个时期全国的聚焦点。58个大运河世界遗产点之一的谢家坝在这里；中国包装名县在这里；太平天国北伐军同清军整整拼搏了10个月，最后北伐军全军覆没，林凤祥中箭被俘在这里。还有像李家烧鸡、雷家烧饼、王家花生米等，这些带有大运河色彩的风味小吃，也在这里。

最具学术价值的是，《连锁》解开了谢家坝修建时间与出资人之谜。之前，考证或有关谢家坝的文字，都是模糊的表达。有一篇散文对谢家坝描述得最为深情：“谢家坝已成为世界遗产，可那个创造奇迹的人呢？那个带头捐资、从南方大量购进糯米，并构筑糯米大坝的谢姓乡绅呢？在这以百计年的历史中，这位大运河的功臣，却只留下了一个姓氏。这是大运河的遗憾，我们应该找到他智慧的名字。”“谢家坝为清朝康熙晚期谢宗枋出资所建。”《连锁》里的《百年沧桑谢家坝》，用一句话便把这两个问号拉直了。

像这些醍醐灌顶的典故，在《连锁》一书中大量出现。一个名叫“官道徐”的村名，却充满了人性的纠结。这个村原与大屯是一个村，称大屯西排。清朝初期曾顶连锁附近徐庄的名，冒领了官方一匹救灾马，从此正式改名为徐庄。为避免地名重复，称“官道徐”。

河间府“林镇”就是连锁，那里有一座“梁山伯祝英台墓”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白蛇传》《孟姜女哭长城》《牛郎织女》《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，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人性的压抑，只有化蝶才能成就美好的爱情。只有那只蝴蝶，才能打开思想的镣铐。它是自由与美好的化身。《山海经》里还有一对神奇的比翼鸟。大致是，“崇吾的山上有一种鸟，只有半个翅膀，一只眼睛，只有一雌一雄的两只鸟拼在一起才可以飞翔，它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发生大水患。”在《山海经》里比翼鸟不但没有美好爱情的象征，却是相反的意思。无论如何，只有当叫开放的翅膀，与叫联通的翅膀，合在一起，才能飞翔。

只能说，连锁蝴蝶遇上大运河，变成了一头壮牛。《连锁》一书中搜集的大量稀有图片：连窝镇邮戳、弹棉机、车队运送国棉的马车、晋商会馆捐碑、运河码头往来船只的黑白相片、德记茶店包装纸签、老街店铺印章、纸板式火车票、人民大戏院等，足以证明连锁这头牛的壮美。

有一张泛黄的《连锁棉粮油交易代办所行情报告表》，就是这一张表，背后却是一个大的经济链条，连锁棉价，就是全国的棉价。

谢家坝就好像牛蹄上挂的铁掌，专门对付弯道大压力的水流。牛角奋力前顶，让沧州段大运河尽最大努力往西顶出一个深深的弯。乾隆皇帝到了这里，下船题写名字为“大龙湾”。有了这个深深的弯，便有了一个非常封闭的河套。正是牛顶出的这个河套，使叫“李四围”的小村子里的百姓有了安全感。时间前行，没想到被套住的安全成了贫穷代名词。不知谁把名字改成了“李四维”，这个村子的观念一下子就有了维度。如今，一个纸箱机械的产业，把这个牛角越扩越大，从连锁到东光，再到世界各地。



▲运河春绿（油画） 王春周 作



▲运河速写 谭玉洲 作

行走

踏春南运河

李雨生

春分时节，一场从蒙古国刮来的强沙尘暴，席卷了半个中国。在这之前。早就有想法去看看南运河，无奈被沙尘暴阻隔了几日。随后，又是连续的阴霾和细雨，再一次压抑了踏春南运河的愿望。天气稍一放晴，早已按捺不住急切，不顾一条残腿的疼痛，骑上小轻骑，一溜烟地来到南运河边。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，就是想看看。其实，世上有很多事是没有理由的。想，就是最大的理由。

尽管南运河两岸有数不清的高楼铺陈，但刚一踏入南运河的堤岸，还是被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带入。这条流淌了2500多年、世界上里程最长、工程最大、最古老的大运河，每一寸土地，每一朵水花，都在诉说着她沉沉的厚重。虽然她没有长江黄河的恢弘气势，却也有携春风、揽星河的胸怀。看见她，就如同遇到了历史老师，从春秋的邶沟讲起，一直讲到今天，逶迤迤迤，婉婉约约。

三月的南运河，风还是很大。岸边的小草，阳坡的一面刚刚返青，背阴的一面还满眼枯黄。偶有几株春桃正在吐蕊，三三两两，窃窃窈窕地令人怜爱。倒是岸边那些个子不高、长满黄色枝条的“金枝槐”排列整齐，朝天长的枝条密密麻麻，就像是一把把撑开的金色遮阳伞，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阵风吹来，河面上不时泛起褶皱，一层接着一层，就像我脸上的

皱纹，似乎永远都抹不平。也许是天还尚寒，不见有几个游人，长椅空虚待客，只有几只麻雀偶尔在上面歇脚。对面岸上的一个垂钓者，正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水面，似乎正在等待着一分惊喜、一分收获。站在桥头，解开衣襟，让春风吹个满怀。吐一口浊气，吸一口香甜，为自己的开心而沾沾自喜。

望着高耸的河堤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。南运河天津段，南从静海区唐官屯九宣闸起，北至市区三岔口，全长不过百十公里。连同我这些年所见到的河北省境内的南运河一样，都是这种提高、水浅的景象。南运河就像母亲原来的丰乳肥臀，被她的子孙们无休无止地吸吮后，终于变成干瘪的皮囊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所见到的南运河，最宽处也不过几十米，最窄处，甚至不足十来米。而且，还经常地堵塞断流。如果不是南水北调，从黄河补水，恐怕这条闻名遐迩的京杭大运河，将会成为考古学家最感兴趣的遗迹了。

天津人都把海河称为“母亲河”。因为海河滋养了天津市的子民。如果这样说，那么南运河就是“母亲河”的母亲，是“姥姥”一级的河。海河，地处“五河下梢”（天津人爱夸张地说九河下梢）短短的71公里，是南运河、大清河、北运河、子牙河、永定河这些“姥姥河”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乳汁养大的。天津人都知道“先有大红桥，后有天津卫”，而大红桥码头就是南运河在天津市区唯一的一座码头。用这个逻辑来思考，天津市就是南运河的一舟一楫、一帆一桨运来的。

之所以想看看南运河的春天，就是想从南运河身上获取点什么。南运河，多么顽强的一条河！不管岁月怎么更迭，不管

人们对她怎样攫取，她始终默默地承受着一切，顽强地挺了下来。在缓缓流淌的河水中，有着多少故事的传承，就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苦辣酸甜。我怀念她穿过青山，荡着涟漪，流淌在大地之上，飘逸着历史的风帆，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这片土地的华彩；也尊重她优雅老去，从容老去的风度翩翩。

说心里话，奔七的人，似乎更在乎春天的到来，又惧怕春天的到来。盼春，就等于又挺了过来；惧春，是因为属于我们的春已为数不多。细想这一辈子，就是缓缓流淌的南运河，有着多少喜悦和悲伤。将记忆的画卷一页页打开，再一页页合上，似乎就会发现，忧伤与快乐一直交织，失望与希望各占一半。

记得有人说过，常怀春天的人，即使在严冬飞雪的日子，也会感受到春天的温暖；反之，心中没有春天的人，即使沐浴在春风里，心里也是一片寒凉。我只是希望，我能从南运河身上获得一种坚韧的传递，那是一种向上的、百折不回的自信，那是一种春天的力量。

还有一个比春天更加温暖的消息，天津市政府作出了2021年南运河修葺方案，将三岔口至唐官屯九宣闸段的南运河，都改造为沿河景观带，打造成人们休闲游玩的好去处。无独有偶，沧州市的青县、市区、南皮、泊头、东光、吴桥等南运河所经市县，也都制定了2021年南运河补水修整的规划。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南运河将面貌一新，重获青春。我也愿意像南运河那样，重新获取生命的力量，在岁月的年轮之下，慢慢地走着，慢慢地欣赏，慢慢地享受。当风吹散漫天的云彩，在留下的无限蔚蓝里，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天空，在某一个节点，化作水蒸气，归于蓝天。